

滿山遍野的亂跑，抓蝴蝶、採狗尾巴、

丟木瓜、打水仗和堂兄弟姐妹們玩得瘋瘋顛顛，吃過中飯後，看著「阿媽」指揮媽媽嬸嬸帶着一個個大飯盒上田給阿公他們吃，我們幾個人又去湊上一脚；正午火毒的太陽，照在看不到邊的黃穗上，好刺眼！爹娘吞虎嚥地吃著，額上的汗珠一滴滴地順著臉龐流下，那時只覺得那汗珠好亮好亮……。

下午就更有趣了，大門前曬穀場上，攤著一方方金黃的稻穗，稻桿堆在一旁，是我們玩累時的好地方，看著家裏那隻大花貓，偎在祖母旁邊懶懶地曬著太陽，眼睛睜成一條縫，走到後房中，只看到媽和姑姑嬸嬸們在那兒縫縫補補，做那永遠做不完的家事！

當夕陽在天空中抹上最後一片虹彩

# 揀貝殼

## 子顏

有一位喜歡海的老人，一有空閒就愛着他小孫子向海邊走去。他喜歡海的一切，他小孫子也一樣。

一個正午，他的小孫子忽然跑過來，像大人一樣，鄭重其事地對他說：「阿公仔，我要去海邊揀一點世界上最漂亮的貝殼送給你！」

他小孫子吃完午飯就去了。黃昏了，太陽發紅了，却還沒有回來。

他有點着急，以為發生了什麼事，急忙拄了手杖，也向海邊走去。

到了海邊，他一眼就望得到他的小孫子，低着頭，一步一步，在沙岸上慢慢地走着。

「你還沒有揀到啊？」他走近了，對他的小孫子說。

「看到了，不過我沒揀！」

「為什麼不揀？」

「我不知道前面是不是還有更漂亮的啊！我不是跟你講過，我要揀？」

「可是！」他小孫子轉過身，右手指着那遠遠的一塊岩石說。「它就黏在那塊大石頭上面，很難挖離！」

「不要緊，阿公和你去，我們慢慢的，很小心的，把它完完整整的拿下來！」

※※※

※※※

（編者按：小孩輕易去做的事，大人也許猶豫半天，但有時大人毫不在乎的時候，小孩却耿耿於懷。人從小到大，改變究竟有多少？人們爲什麼愛海呢？是欣賞它的執著？還是從它那裏，我們可以找回一種失去的東西？我們相信：一篇文章可在不同的讀者眼中，長成不同的新生命。也許真正有另一番的詮釋呢？）

他只要稍一施力，那只漂亮的貝殼，很可能就可以揀下來。  
「不要挖它，不要挖它嘛，既然拿不下來，就讓它黏在上面好了。」  
他小孫子一邊推他的肩膀，一邊急促地說着。  
「怎麼啦？你不是說要把它揀下來送給阿公嗎？」  
「是啊！可是萬一你用過力了，破掉了，怎麼辦？」  
「總是要試，要冒一下險呀！」  
「不要！不要！就讓它黏在上面。」

「這是你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，才找到的世界上最漂亮的貝殼，你難道不想帶它回來？」  
「人家既然黏得那麼緊，不高興讓我們揀下來，我們爲什麼要勉強人家？何況，讓它黏在上面，才可以保住它的漂亮啊！我請願不要冒險。」他小孫子頓了一下，接着，提高了聲音又說：「反正，我們只要天天來這裡看它，還不是跟我們把它帶回來一樣。」

他把頭收回來，看到他小孫子，兩脚高捲着褲管，就站在他視界的前面，忽然，他覺得他小孫子，一下子長得好高、好大。  
※※※  
「阿公仔，我好怕那顆貝殼會被浪給冲走！」  
「我一定每天都去看它，保護它！」  
「真的啦！我是跟你講真的呢！」  
「真的啦！阿公仔！真的！」

「啊！不要啦！阿公仔，不要挖它嘛！」  
一排排的輕浪柔軟地橫拍過來，夕陽剩下半個，懸在海平面上，手抓着岩石上的小洞穿，而左手中的樹枝已經插入貝殼的外緣了。

時，也就是野台布袋戲上場的時刻，規規矩矩地吃完晚飯，再跟着曾祖母到戲台前看史鹽文、秘雕……一大群小毛頭，舔著糖葫蘆，聚精會神地融入劇中：看完回到家中，不過八九點光景，也正是全家閒談的時候；搬幾張椅子到門前，阿公一手拿著煙桿兒，和阿太、阿媽坐在中間，我們一群乖乖圍在太師椅旁，聽那千篇一律的忠孝節義，這時，天空是黑漆一片，幾點星星在那兒若隱若現，在一片蟬鳴蛙聲中，門外水田上，到處是一群群發著精光的小螢火虫，聽著聽著，不知不覺進入夢鄉，夢中，好像還有牛郎、織女在那兒眨啊眨的……。

日子就這樣一天天的過去，多去春

來，日月遞遞，所不同的是歲月在其中。化設備一應俱全，以往熟悉的抽井打水，餵豬養鴨，似已不在，年輕的一代，汲汲向外發展，只有年老的一代，當他們午後聚在榕樹下納涼拉胡時，才尋回一絲過去的踪影，自負笈北上後，已久不見這一片青山綠水，只是物易人非，徒得幾許傷悲；但這一片孕育我們的土地，卻永遠懷藏我對它的愛……。

天漸漸的暗了，風也漸漸大了，塵花依舊翻飛；工廠裏的黑煙依在，只是天上的星光似乎更見黯淡，水聲似乎也更形嗚咽……。

各自搬離，我們這一群也就業的就業，赴外地唸書的唸書；祖父重男輕女的觀念早已不再，前年曾祖母跌傷致長年臥病在床，去年祖母中風以致不良於行，更刻深了歲月在他老人家額上的痕跡，前些時日，回老家看看，驚訝地發現我在那只是個陌生的過客，昔日的野台戲早被家家戶戶的電視機所取代，種種電